

周梅森 著

貳



Z H O U M E I S E N W E N J I

周梅森文集·神谕

★黑坟★神谕★重轭★孤乘★原狱★人间正道★天下财富★冷血★大捷★沉红

周梅森文集



神谕

ZHOU MEI SEN W

☆周梅森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谕/周梅森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3
(周梅森文集;2)
ISBN 7-5354-1599-7

I. 神…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195 号

责任编辑:张正平

责任校对:邓 薇

封面设计:谢 将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5837121) 印刷者: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2 印张 13.875

版 次: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320 千字

印 数:1—5000 册

ISBN 7-5354-1599-7/I·1253

定价:17.8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自序

这套文集收入了我迄今为止创作生涯中的几乎全部重要中篇小说作品。从早期的《沉沦的土地》、《黑坟》，到近期的《人间正道》、《天下财富》，共计十部长篇小说，十六部中篇小说。作品涉猎的有历史，也有现实，题材、内容和人物都十分庞杂，积在一起集中看完，连我自己都有点吃惊了，回顾总结一下，看来是很必要的。

我是凭藉历史小说《沉沦的土地》步入当代文坛的，所以，在出道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比较倾心于历史人文精神的探索和诡秘传奇历史的揭示。在此后的十余年里，我相继写下了反映旧中国煤矿历史和灾难的《黑坟》、《原狱》；反映清朝末年洪帮起义内幕的《神谕》；反映中国托派和早期革命者真实境况的《重轭》；反映抗战生活和战争的《军歌》、《国殇》、《大捷》、《沦陷》；反映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股票投机、轿行火并等内容的《沉红》、《孽海》、《孤乘》、《英雄出世》……这些作品发表、出版之后，都曾引起广泛的评论和关注，获了不少奖，改成了不少电影、电视剧。

然而，一个当代作家最终是无法回避自己置身的那个时代

的。近年来，因为下海和挂职的感触，我又把创作目光投向了当代生活，这就有了《人间正道》和《天下财富》等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这些长篇小说涉猎到了官场上的政治斗争，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股份制改造，股市风云，兼并与反兼并，生活中各色人物的奋斗与挣扎，崛起与沉沦，等等。《人间正道》和《天下财富》刚一问世，中央电视台即将其列入重点片，分别拍摄成二十八集和二十二集同名电视连续剧。

从历史到现实，这些作品几乎是沿着中国百年历史的轨迹写下来的，这真让我感到惊讶——二十年前最初拿起笔时，我决没想到过自己会写出今天这种模样，这真有点匪夷所思了。

需要说明的是，这套文集里收入的并不是我创作的全部，许多不成熟的早期作品和没有多少收存价值的短篇小说、散文、电影、电视剧本，仅做存目。这么做不光是为了遮丑，更是为了这套文集能够更经得起较长时间的考验、历史的考验和读者的考验。

我们最终都会成为历史的，历史是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单数的每一个“我”和作为复数的每一类“我们”都将消失，也许，我今天选编出的这套文集也将消失。然而，可以自慰的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复兴的伟大时代里，作为一个作家，我以自己的人格良心参与了，而且真的尽力了，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最后，向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同仁们表示我深深的敬意和谢意。他们是不计功利的出版家，为文学的积累和创作默默耕耘着。如果没有他们极具气魄的玉成，这套十卷本文集的出版是不可想象的。

作者 1997年10月4日

第 一 章

清浦十八滩的老人们固执地认定，往日的一切俱比如今的好。那时，海禁未开，北洋的平底沙船和南洋的鸟船、估船都还未从遥远的天边漂过来；洋毛子也还乖觉地呆在他们的番邦中向大清圣上纳贡称臣。那时，洋药没人吃，洋教没人信，这片依山傍海的土地上世风纯朴，崇尚礼义；鲜亮亮的太阳每日从阮家集东面的大阮山后升起，平平地和地照耀着这片土地上的山山水水，而后合情合理地沉入西面的海底。带着潮湿腥味的海风，从广阔无际的海面上荡过来，轻柔地吹拂着这沿海十八滩上的好庄稼，一季又一季，一年又一年，给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送来丰收的祝福。那时节，清浦镇虽说没有如今这般热闹，可东西却是很便宜的，米、肉的价钱俱比如今低得多，上好的白米每担六钱，上好的黄豆也价只七钱，豪门大户自不待言，就

是一般小民百姓也大都不必为生计犯愁的。那时大清圣上圣明哩，朝廷三番五次严设海禁，寸板不许下海，家藏船网者以叛逆论，斩无赦。南寺坡坡顶上就立着一方赫然的大木牌，上书七字：“居民过限者，枭示……”

后来，朝廷开了海禁，大清圣上为搜集南国的奇珍异宝，倡导海运，恩准南洋地面的广东、台湾、福建货商组成船队来往通商，并命各通商口岸的知县老爷官服率属，鸣炮仗，奏鼓乐，予以欢迎。

雍正五年夏，一支南洋的鸟船队来到了清浦，使这个小小的自然村镇第一次变成了热闹的商港。船队共由二十四只两桅、三桅的大海船组成，那海船船头油红色，绘有大鸟图案，十分的神气，仿佛啸聚海中的一群飞鹏。津口县城里的县尊老大人冒着炎炎烈日赶了三十多里路，亲自到清浦镇的南寺坡上去迎，半个津口县的人都涌来了。南洋货商下船时，炮仗骤然爆响，鼓乐立时奏起，搞得整个海滩上沸沸扬扬，一片喧嚣之声。鼓乐平息之后，当地百姓便在南寺坡上和南洋货商们做起了生意。鸟船运来了绝好的缝衣针，铜钮子，阳江漆杠皮箱，漆杠皮枕，金箔、银箔，石湾缸瓦瓷器，拷绸云纱，还有茴香、八角、玉桂油，以及南国的各种药酒，各种居家用品。清浦人觉着自己开了眼界，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自此发生了动摇。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入侵，更没有想到：南洋鸟船的到来，对他们未来的生活，对清浦三村十八滩的前途意味着什么！他们只贪图南洋人带来的精美商品，竟忘记了维护这块土地纯朴世风的道义和责任。他们发疯似地大买鸟船上的泊来之物。喋喋不休地夸赞着这些泊来之物的种种好处。那一回，鸟船队的生意极为兴隆，不到半月，所有泊来之物便抛售一空。拷绸云纱从此走进了津口县城和清浦镇的大街小巷；阳江漆杠皮枕，漆杠

皮箱也大模大样闯进了豪门大户的内室。

这无疑的清浦十八滩堕落之始。

南洋船队一年只来那么一次，来临的时间一般是在初夏季节——船队在海上要走一两个月哩！载来的东西也颇多变化，开初是铜钮子、缝衣针、皮箱、皮枕之类，后来又运来了象牙、玉器，吸水烟的白铜烟筒，隔潮大砖、红糖、橙柑、香蕉等物。再后来又泊来了翎羽——那可不是一般清浦百姓用的物件，那是专卖给官家的，是插在官帽上令人肃然起敬的花翎。南国人就如此的聪明，只要能赚到银子，他们什么捞什子都能搞来卖。清浦十八滩的老人们因此认定：南国的蛮人是不讲道义的，是半个洋毛子，刨自家祖坟，卖先人骨殖的事他们也做得出。

和这帮东西交往，清浦十八滩还有个好处？

乾隆末年，又来了北洋的平底沙船。平底沙船把北方的大豆、猪肉、牛羊肉以及木材、小麦、药材等物源源不断地运来，除了卖给当地的清浦人外，也和南洋的商船大做交易。如此一来，动静便闹大了，北洋船队和南洋船队不约而同地在清浦镇上了岸，买下了沿海南寺坡上的一片街面，开下了十几个不同字号的商行，清浦镇真正具有了一种镇的规模，成了仅次于津口县城的又一个热闹之所在。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清浦镇上出现了洋药。洋药又叫大烟，据清浦老人们讲，是从南洋运过来的，是洋毛子在番邦造出来运到南洋，又从南洋泊到清浦来的。洋药箱上有洋毛子的字，那字连学问高深的清浦镇陆府的孝廉老爷、津口县城的县父母大人都不认得哩！洋药一运进来，没多久时间就在这地面上蔓延开了，吃洋药成了一种时尚，连官兵也吃哩！大清圣上圣明无比，知道这洋药不是好东西，降旨查禁，可哪还禁得了？！吃洋药有瘾，只要吃上三五回，断无不吃之理。朝廷一禁烟，烟价

立时就上去了，贩洋药得利更多，南洋商人们贩得便愈加疯狂。到了今天，洋药非但没禁绝，反而越传越广，惹出了不少事端。阮家集盐民阮老二在熬盐大锅前吸食洋药，吸醉了，一个踉跄跌进滚沸的锅中，竟被煮成一副白骨。清浦镇陆荣令因着一家几口吃洋药，不到几年家资几乎败光。

洋教也泊来了。洋教上岸，要比洋药上岸晚些时日，而且，也不是那么明目张胆。嘉庆二十三年，南洋船队在运来南国奇货的时候，顺便给清浦人运来了两个洋毛子。这两个洋毛子说是来做生意，脖子上却挂着十字架，嘴里一会儿讲洋毛子话，一会儿讲中国话，一个叫什么詹姆斯·杰克逊，一个叫李约翰。他们白日里做生意，天一黑便传教，说是要把上帝的福音传播给人们，把人们从迷途之中拯救出来。他们买下了南寺坡背后南洋商人的一处房屋，暗地里办了福音堂，现在，听说也有了不少信徒。他们的信徒脖子上也暗暗地挂十字架，也尊奉上帝，尊奉一个叫“耶稣”的老毛子。清浦十八滩上的老人们由此而生出了疑问：他们尊奉上帝，尊奉耶稣，还要不要皇上？要不要孔圣人？要不要孔圣人的忠孝节义。这端的比洋药还要不得！洋药毒其身，而洋教却毒其心。

这都不算，据说，近几年南洋鸟船、估船还给平平和和的清浦镇泊来了南国的会匪哩！这就更使清浦十八滩上的绅耆老爷们深感不安了！绅耆老爷们知道，会匪是反叛大清朝的，他们的首领林爽文曾在台湾举过事，后来被朝廷的官兵剿灭了。这些会匪们如今到清浦来干什么？还不是要聚众谋反么？！会匪的传播情况绅耆老爷们还不甚清楚，可关于会匪活动的传闻却着实听了不少……

这时节，忠于大清圣上的清浦老人们是多么怀念那过去了的好时光啊！尽管那些好时光他们也没有亲眼见过，可他们固

执地相信，那会儿的一切都比现今好！他们无不渴望官府能以皇家的权威荡涤流动在这块土地上的污泥浊水，还他们一个宁静和平的好世道。他们希望时光倒流，甚至希望大清圣上重设海禁，再在清浦镇的南寺坡上插上一个大木牌，书上：“居民过限者，梟示！”……

清浦人是高尚的、清廉的、正直的，他们宁愿终身不食海味，宁愿不要漆杠皮箱，不穿拷绸云纱，也得要大清圣上的朗朗乾坤，千古不变的纯朴世风。

仿佛晓得了他们的心理，这一年南洋船队没有在正常的五六月间驶抵清浦镇，一直到七月下旬也没有任何音讯。在这期间，北洋的沙船队倒来过两拨，他们等不到南洋鸟船的音讯，只得卸下运来的松木、大豆，装了一些清浦地面的土特产扬帆北归了……

这一年颇为怪异，清浦地面上出现了不少令人不安的征兆，该来的鸟船、估船没有来，不该来的天灾人祸却一一来临了。

五月头上，当南寺坡上的南洋商行和北洋商行的商人们翘首企盼鸟船队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飞来了一片黑压压的蝗虫，清浦十八滩上的庄稼一夜之间被啃得精光，连田埂上，荒野里的野草都没留一根。

蝗虫过后，清浦地面上寸草不生，仿佛遭了一场天火，三村四寨的万余乡民仰天号啕，痛不欲生。清浦镇上和津口县城里，灾民如蚁，民死道路，填沟壑者无可计算。十八滩上草根茅根全被灾民扒光，更有丧尽天良者竟烹食人子，苟且偷生。

食人之事出过几起。五月底阮家集阮五孩在村前的官道旁抱了一个三岁的弃儿，杀后煮了一锅，正欲吞食，被邻居阮庆山发现，当即合着族里长辈扭拿送官。六月头上，荷花桥一老

妇杀了自己的孙子，煮了一锅肉，存放在瓦钵里，被人窥见，当即强看瓦钵，竟在瓦钵里发现了小儿的手指，于是，也被扭送津口县大衙。六月十二日，清浦镇南门外小贩豆狗夫妇偷掠邻人之子，洗净杀死，正欲下锅，被官兵闻讯拿获，双双扭至大衙。六月十三日，这二男二女被绑到津口县北门外杖毙。津口县县父母老大人陈荣君亲临监刑，十数个虎狼一般的衙役手执大棒在这二男二女身上杖击了不下二百，才一个个把他们击毙，其时，围观者如堵，盛况空前。

就在杖毙这二男二女的次日，又一个凶象显现了。

这日午后，清浦镇上空黑云四合，狂风大作，大有翻江倒海之势，清浦人们都预感到要发生点什么事了。果不其然，狂风旋起之后，一声炸雷撕开了半个昏暗的天空。南寺坡上一条白龙自天而降，长达十余丈，乘风飞腾，啸旋四方，尔后，一头扎入海底。南寺坡沿的陆通浦家被龙拖去屋舍八间，屋内三男二女均被抛入海底。相家纷纭：此乃大凶之兆，恶龙入海，主大劫。

然而，一直到七月下旬，大劫却没有出现，小麻烦倒出过一次，那是六月二十二日夜里的事情。那夜，海贼三和尚手下的剽悍海匪百余人，分乘两条三桅快船于夜黑风高之际，由茫茫海上驶抵清浦，抢了南寺坡上南洋商号和北洋商号的不少财物，津口县城里的官兵闻讯赶到，这帮海贼才逃窜入海。

这是个灾难的年头。这一年是宣宗旻宁道光二年。这年五月，陕西、青海番人反清，七月，新蔡朱麻子举旗造反，而豫皖二省捻乱四起，盐枭甚众，沿海各地，洋盗肆虐。南方各省之天地会继顺天大盟主林爽文台湾举事、广东梅县起事之后，又图谋反叛，其党徒甚众，传播区域，扩大到沿海各通商口岸并长江下游的广大地区……

二

这年八月的一天，一只清浦人们见惯了的三桅鸟船孤燕般地漂到了清浦岸边。

最先看到这只鸟船的，是南寺坡上“致隆”号的南洋商人钟亦亮钟二爷。钟二爷先是以为鸟船队来了，兴致极高地扯着破锣似的嗓子叫了一通，把南寺坡街面上所有的南洋商人和店中的伙计都唤出了店堂。可是，到得港岸一看，水天相接的天边依然是一只孤帆，钟二爷不觉生出了许多疑窦：咋还是一条船，其它船都猫到哪儿去了？莫不是……待那鸟船渐渐近了，钟二爷又发现：船上前后两条桅杆上的帆都不复存在了，中桅上的帆也扯坏了，像一面迎风四摆的旗。高高翘起的船头破了几处，印在船头上的大鸟图案也被什么秽物涂遮得模模糊糊了。船的吃水线很浅，好像根本没装什么东西似的。破旧的船板上站了许多人，这些人晃动着赤裸的上身向岸上招手、呼喊，手里还挥舞着帽子、毛巾、小褂。他们的声音干涩而沙哑，带着几分野兽嚎叫似的粗野，继而，这嚎叫又变成一片哭喊，那哭喊声煞是响亮，嗡嗡吟吟汇成一阵旋风般的喧嚣，几乎把哗哗涌动的涨潮之声遮掩了。

钟二爷从那船上传来的断断续续的喊叫声中明白了些什么，猛然省悟到：鸟船队完了，归属于他的两条三桅大船也完了！一时间，他脚跟一软，眼前浮出一片旋转的金星，虾米般弯驼的身子不由自主地要往地下瘫。“致隆”号的本家伙计钟阿夏一看势头不对，上前两步，将钟二爷搀扶着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了。

钟二爷坐在石头上，昏花的眼中浮出了一线泪光，他偎依

着阿夏的身子，苍老的面孔痛苦地抽动着，木然地喃喃道：

“完了！我……我的三桅大船完了！我的……我的货完了！天……天杀的海贼哟……”

阿夏道：

“二爷，咱们且去瞧瞧再说，说不准那些船是迷了航。”

“不！不是迷航！他们，他们必是遭了海贼了！必是遭了海贼了！我知道！几日前我就做过这样的梦！”

钟二爷固执地说。说话时两眼牢牢盯着岸边那条越漂越近的海船，心中似乎还企盼着什么奇迹。

海船靠近了青石铺就的港岸，聚集在南寺坡上的居民开始向坡下的港岸上涌，钟二爷被阿夏搀起来，也随着涌动的人流，急急地向前滚。正是大晌午，热辣辣的太阳当空悬着，碧蓝的天上没有一丝云儿，海滩上没有一丝风，钟二爷没走到海岸边，云纱大褂的后背便湿透了，脑门上、脖子上也滚下了大滴大滴的汗珠子。

钟二爷却不示弱，他口张气喘像条被热昏了的狗，东一头、西一头地在人群中乱挤，两只饥渴的眼睛四处张望着，寻找着可以通往岸沿的空隙；他那两条芦杆似的瘦腿不时地被跷起的脚掌抬高几寸——有一回，他甚至跳将起来，让自己的目光掠过众人的头皮而直抵鸟船。他那永远弯驼的脊背，在这个灾难的晌午也奇迹般地挺直了，他不像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倒像个浮躁不安的十五岁的孩童。损失两条三桅大船给他带来的第一阵痛楚过去之后，他立时想到了押船的两个儿子的存亡问题。他已经丢了两条大船，丢了船上的货物，再也不能丢掉两个儿子的性命了！可他现刻儿还不能判定他的两个儿子是否在这条归来的孤船上，他得尽快地证明：他们的生命没有随着那两条三桅大船被海贼劫走！

和两个儿子的性命相比，两条鸟船和船上的货物就算不了什么了！他的船，他的货，他的商号都是为两个儿子办置的，倘或没有了儿子，他还要这些干什么？！

钟二爷十分地后悔。早知道会遇上海贼，他说什么也不该让年方十六的小儿子上船办货。早先，钟二爷是自己押船办货的，一年往返一次，从没碰到过什么海贼。后来，钟二爷岁数大了，又在清浦办了商号，才告别海船，在岸上做起了甩手掌柜，让大儿子洪声顶了自己在船上的位置。去年秋天，洪声押着两船北货南下，小儿子洪奎哭着、闹着要随船同去，他一时迷糊，竟应了，这无疑是个天大的错失！

钟二爷满头满脸大汗地在人群中挤着，满是皱纹的面孔白一阵、青一阵，难看极了。

费了好大的劲，钟二爷终于挤到了众人前面，那条破败的大船和船上许多熟悉的、不熟悉的脸孔一古脑扑进了他的眼帘。船已经靠岸，船上的人正在往岸上搭架板。就在搭架板的时候，船头、船尾上已有人往下跳。钟二爷一一打量，没在那些人中看到自己的儿子。

“声儿！奎儿！”

钟二爷喊。声音发颤，带着深长的忧虑和希望。

没人应。海岸上一片雀起的噪声。海浪拍岸的声音，船上、岸上人们的呼叫声响成一片。钟二爷微弱的声音汇入了这片噪声之中，完全不属于他自己了。

“声儿！奎儿！”

钟二爷又喊，音量扩大了几倍，瘦额头上的青筋隆了起来，豆大的汗珠很响亮地跌到港岸的青石上。

还是没人应。钟二爷急得发昏，又是拍掌又是跺脚，以期引起船上人们的注意。船上的人们却没有注意到这个癫狂的老

头儿。他们把架板搭好，开始像鱼干似的一串串往岸上移。

这时，本家伙计阿夏窜到了钟二爷面前：

“二爷！二爷！见到了么？见到两位少爷了么？”

钟二爷一把抓住阿夏，上气不接下气地道：

“阿夏，你……你……你给我喊！”

阿夏点点头，立时将两手拢成个喇叭状，罩在嘴上，拼足力气，要开喊——就在这时，钟二爷在船头的人群中看到了大儿子洪声。洪声衣衫破得不像样子，满脸污秽，正在向港岸上张望。他显然看见了钟二爷，嘴唇张了张，似乎是喊了句什么，可钟二爷没听见。

“声儿！声儿！”

钟二爷喃喃地，对阿夏道：

“快！问问他，奎儿怎么样？”

“好！好！”

船上却不见了洪声的面孔。正在犹疑之时，只见洪声引着洪奎出现在阿夏和钟二爷眼帘中。

钟二爷眼中的泪水一下子落将下来，心中的一块石头也算落地了。他在阿夏的引导下，慢慢向船边的岸头移去。

钟二爷挤到岸头时，洪声和洪奎也双双下得船来，一下船，钟二爷便一手扯着一个儿子唏嘘了一阵，尔后，极自然地询问起海上之事。

洪声长叹道：

“险哪！真险哪！被抢了！被海贼抢了！这一回能保得命来就算便宜！海贼好凶哦，真真是杀人不眨眼哩！‘南宝’号船上的人给杀了八个！”

洪声的口吻中带着炫耀的意思。

钟二爷不禁一抖。

“咱们船上呢？也死了人么？”

洪奎道：

“没有，只是伤了两个，一个是本家的六崽，一个是清浦镇上陆姓的伙计。”

“咱们的船呢？货呢？”

钟二爷在有了儿子之后，又必然地关心起船和货了。

“这还用问么？全被海贼劫去了！”

“这些天杀的孽障！”

愣了一下，钟二爷又道：

“给我细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在哪儿碰上的海贼！海贼扯的什么旗号？都有多少人？咱们报官还来得及么？”

洪声费力地咽了口唾沫，把额头上的汗水一抹，慢慢地道：

“咱家的两条船和‘盛春’号、‘南宝’号的十二条船五月初六办了货从广州出来，五月十八日到厦门厅，又在厦门厅卸了些货，装了些货，五月二十二日从厦门厅至清浦。不料，过了厦门厅的第五日夜里，六条海贼的快船悄悄贴上了。那为首的海贼人称三大爷，后来蒙难在岛上时，我们听下面的喽罗称他为三和尚。”

“唔！就是这个三和尚，六月底抢了清浦，咱们号上也被掠走不少东西哩！”

“哦？清浦岸上也遭抢了？”

“是的！是的！这事咱们回家细说，你先把海上的事讲完。”

洪声又道：

“贼船逼上来以后，把我们的船兜到了一个远离岸边的荒岛上，半途中，‘南宝’号的两条船想跑，结果，被贼船追上了——‘南宝’号的那两条船是三桅的，贼船也是三桅，可‘南宝’号的船装满了货，贼船却很轻，且又挂满帆，轻而易举

就把那两条船拿下了，押船的‘南宝’号掌柜刘大牙被贼人一刀捅死，两个船工也被吊毙在桅杆上。其它船见势不妙，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到得岛上，二三百号子海贼命我等将船上的货物卸了，把‘春盛’号、‘南宝’号和咱家的船凿沉了六条，余下六条，五条被贼人劫留了，一条总算被我等驾了回来。”

“回来的这条船是哪个号上的？哦，是不是咱们的？”

“不！是‘春盛’号上的！”

钟二爷眼中的希望之光又消失了，黯然道：

“接着说，接着说吧！”

“在岛上，我们百余人被海贼留难数十日，贼首三和尚要我等年轻力壮者留下为匪，我等誓死不从，结果，又有几人被杀。”

“那，贼人最后又怎么把你们放了昵？”

阿夏仿佛在听一个奇妙的故事，听到紧要处，禁不住插了一句。

钟二爷瞪了阿夏一眼：

“多话！这道理还不是明摆着的么？贼人依恃者乃邪气，而邪气是压不倒正气的，你大少爷他们乃堂堂君子，压不垮，折不服，贼人焉有不放之理！”

钟二爷十分地自豪，很为自己养了这么两个好儿子而沾沾自得，他弯驼的背脊一时间又挺直了许多，脑袋后面那条花白的小辫也随着话语的抑扬顿挫踉踉跄跄地摆动起来。

然而，钟二爷的儿子们却并没感到自己是如何地英雄了得，小儿子奎儿先道：

“不是这么回事呢，这百十号人能得以逃生，可多亏了阮大爷！”

奎儿这么一提，声儿也想起什么大事似的，顿足叫道：

“哎呀！把个阮大爷忘了！他腿上还有伤呢，如何下得了船？”